

刘刚 刘霁月 © 著

# 谍影重

群众出版社

# 谍影重重

刘刚 刘霁月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谍影重重/刘刚,刘霖月著.—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3.3  
ISBN 7-5014-2884-0

I. 谍… II. ①刘…②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9157 号

**谍影重重**

**刘刚 刘霖月著**

---

责任编辑:王志祯  
封面设计:王 子  
责任印制:张代英

---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s.com  
信 箱:qzs@.qzc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338 千字  
印 张:13.625  
版 次: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2884-0/I·1219  
印 数:0001—6000 册  
定 价:20.00 元

---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 目录

序幕 .....	1
第一章 那场惨烈的大厮杀 .....	2
第二章 间谍案 .....	38
第三章 神秘的大汉 .....	110
第四章 重重阻力 .....	234
第五章 毁灭行动 .....	353

## 序 幕

不知道那座大厦现在被拆掉了没有，笔者最后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被烟火熏得一片焦黑。那些曾经传出欢歌笑语的明亮窗口，在经过了那场厮杀之后，却像骷髅的眼睛一样黑黢黢的，深邃而可怕。每到霪雨黄昏之时，它便阴风瑟瑟、冤气重重，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从远处偶然传来一两声隐约可闻的喊叫：“还我的眼珠……还我的眼珠……”这哭诉般的喊叫，宛如一种如悲似啼的吟泣随风飘来，令人毛骨悚然。倘若是没有星月的沉夜，你会看见在这片万家灯火的上空，有一个庞然大物直立于天地之间，它若游若动，形象诡秘。它像一头巨怪，俯视沉夜中的隐私，寻觅下喙吸髓的缝隙之处。渐至子夜，大地上那些灯火相继熄灭后，那座巨怪，那个可怕的幽灵就把恐怖洒遍大地，随着潮湿而阴郁的空气袭向人们颤栗的心中。于是，在夜间行走的人们，也就有意或无意地绕开这座坟墓般的巨怪。

人们不能忘记，这座大厦是在一场血腥的大厮杀之后变成这副样子的。经过那场厮杀，它被烧得面目全非以后，仍然在那里耸立了十多年，像一座坟前的墓碑。

## 第一章 那场惨烈的大厮杀

这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看上去貌似性格粗鲁的壮年汉子。他膀大腰圆，体格强健。假如你从外观上看去的话，你会认为这是个屠夫。他那被络腮胡子包抄中的满脸横肉里朝外透射着阴森森的杀气。在他那颗硕大的脑袋里，除了冷酷、野蛮、粗鲁之外，你还能相信它会残存一点别的什么东西吗？然而人不可貌相，他除了被人操纵外，有只黑手还通过他在操纵别人，在玩弄“207”军事保密工厂这个小小的世界。

也许这时候把这个人的身份暴露出来有点为时过早，但是，由于本书发生的事情是处在新中国刚刚诞生后的那个遥远的年代，现在的人们对于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可能不易理解，所以，我们尽量避免某些不必要的悬念，将此人的履历略作一下介绍：曹德，这是个早在一九四九年就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统情报人员，几年来，他一直在“207”这个军事保密工厂里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207”原是国民党建造的一个大型军工厂，蒋介石逃往台湾的时候，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不愿意跟国民党反动派走的和一些对共产党不太了解但没来得及走的，仍然留在了“207”。然而，这也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国民党的情报人员趁机隐藏下来。建国初期，国家极缺技术力量，因此，“207”除了充实了一部分部队转业人员和从各地调来一些技术工人外，为了体现党的政策，对

那些旧职人员，只要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积极工作的，特别是一些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统治斗争的起义人员，都可以使用。曹德便假装进步，混进了“207”，当上了保卫处下属的治安纠察队副队长。

隐藏在这里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暗地里组织了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地下救国军”。这个“地下救国军”虽然人数不多，然而，他们除了死心塌地的国民党顽固派外，就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他们在解放的初期到处进行爆炸、放火、暗杀等破坏活动。当时的我党军管小组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与他们进行斗争，挖出了一些敌特分子和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于是，敌人便借机放出风来说，一旦共产党的人掌握了技术，就会将所有旧职人员全部处死。这股恶毒的黑风在旧职人员中瘟疫般地传开，使得一些人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弄得人心惶惶。他们还炮制了一张首批逮捕处死的国民党旧职人员名单，共计二百多名，传向社会。这无疑是在这部分旧职人员中引爆了一个炸弹。加之这些人中仍有一些怀恨新中国的人，他们便串联起来，举行了暴动。

实际上，“地下救国军”的成员并没有多少人公开参加这个暴动。他们大多数隐藏在暴动队伍外边。而这二百多死亡名单上的人，只不过是他们的炮灰而已。如果暴动能将“207”的多数旧职人员号召起来，形成势力，他们才会赤膊上阵，夺取“207”的政权，然后带领队伍进入深山，与当时逃进深山密林里的一部分国民党残余势力会合在一起，梦想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做内应。万一暴动不成功，他们仍将隐藏下来，再另寻找时机进行破坏。而这二百多人将作为他们的牺牲品，被推向共产党的枪口。

但是早有防备的“207”领导没有让暴动队伍得到枪支，而且“207”是个军事保密工厂，检查站的出口有部队把守，不是能够轻易逃得出去的。此地的情况本书的后面还要加以阐述。于是，这些没有逃出去的人便隐入了“207”南边的一小片原始森林里去了。



这些走投无路的暴动分子，在一小部分坚持反动立场的人的蒙蔽下，策划着要攻占我们先提到过的那座大厦。过去这座大厦叫娱乐楼，解放后改名为职工俱乐部。暴动人员之所以选中了它，是因为大厦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有批民兵训练用的枪支，再就是大楼里设有扩音机器，他们可以利用广播喇叭，号召“207”旧职人员参加他们的暴动。假如“207”所有旧职人员全都反起来的话，局势是相当严峻的。因为全厂一万多职工里面，旧职人员就占了六千多人。

身为纠察队副队长的曹德，为追捕那些在逃的旧职人员忙碌了一天，现在又在为挑动他们进攻俱乐部大楼而费心机了。

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钟，在俱乐部值班的曹德有点沉不住气，正要从椅子上起身。走廊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随后，门被撞开了。他吓了一跳，定眼看去是孙立祥，他恼火地骂道：“慌什么！娘的，蝎子螫腓啦！”

“报告队长，有情况……”孙立祥气喘吁吁地说，“大众饭店那里聚了好多人，可能是那些在逃的暴动分子，看样子怕是要来袭击咱们的大楼。”

曹德披上大衣说：“你跟我来。”

“要不要通知纠察队的人保卫大楼？”

“先跟我绕道看看情况再说。”他用这种“缓兵之计”拖延时间，就是为了给那些暴乱分子攻占大楼一个可趁之机，他自己也好逃出这个险恶之地。于是他带着孙立祥匆匆出了俱乐部大楼，消失在黑夜里了。

夜空中，西边一轮朦胧的勾月正在渐渐地朝一片黑色的云海沉坠下去，夜空霎时变得漆黑一团，仿佛一只巨大的黑手捂住了人们的眼睛。整个“207”也沉陷在一片黑暗之中。在这黑暗的笼罩之下，大众饭店东边那片灌木林里，黑压压聚集了二百多名暴动分子，因为被列在“死亡名单”上，而走上这条危险之路。他们中派出去跟王少杰和王进修联络的人一直没有音信，他们蹲在草地上，现



在再也沉不住气了，在昏暗的月光下，人群显得惶恐不安。

“找王厂长的人怎么还不来，咱们怎么办？”一个粗壮的男子说。

探听消息的人终于气喘吁吁地回来报告情况了：“王厂长出去开会还没回来，王院长被他们关起来了。”

王少杰，一九四七年受党的派遣潜入当时的这个国民党军工厂做地下工作，我解放大军进驻这座军工厂时，他领导了三千多工人发动起义，配合解放大军以最小的代价解放了工厂，现任本厂的副厂长。

王进修，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八路军老军医，解放军进驻军工厂时，任军管组成员，现任“207”军工厂医院的院长。

由于王少杰曾经结识许多老军工厂的知识分子；王进修刚来这里时为许多旧职人员治伤治病，医术高明，待人诚恳；两人受到许多旧军职人员的信任。在争取绝大多数旧职人员为新中国服务时，他们曾经许诺，只要接受党的领导，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共产党对他们的过去既往不咎。这次“死亡名单”传出后，暴动的人派人去找他们，要他们对“死亡名单”的事给予答复，但却一直没有消息。

黑暗中的人群又是一阵惊慌不安的骚动，有人发出哭泣般的声音说：“咱们跑吧，跑回老家种地去，再也不在这里干了。”

“可是他们封锁了检查站，我们一个人也跑不出去的。”从黑暗中发出另一个绝望的声音。

“他娘的，拼了，反正是反革命分子，不坐牢就杀头。”一个年轻的声音吼道。

“拼啦！”黑暗中有几个人随声喊道。

这些颤抖的怨恨和愤怒的吼声被黑夜这张张大的巨口全部吞噬得无影无踪。

人群上空笼罩着一层绝望而忧郁的气氛，这气氛沉重地压抑着人们透不过气来。命运到了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人们却在这里



犹豫徘徊，不知所向。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反了！咱们攻占大楼，用高音喇叭向咱们的弟兄喊话，号召他们和咱们一起暴动。然后冲出这里，到山上和咱们的弟兄们打游击去。美国人马上就要从朝鲜打过来啦。这时候不反，什么时候反？！”

这次暴动的带头人石少军恶狠狠地说：“忠于党国的弟兄们，咱们攻占大楼，然后利用广播号召咱们的弟兄们起来暴动。反正不能在这里等死。”

受曹德的指示，一直在暗中传发“死亡名单”鼓动暴乱的许运古趁机说：“对，反了。俱乐部大楼的三层上有枪，咱们把枪搞到手，冲出检查站，和外边咱们的部队会合起来，跟他们打游击去！”

仿佛黑夜中闪了一道亮光，将他们极力想看而看不到的目标，在这道亮光下呈现出来。有人响应了，就像有只无形的大手搅动了一潭死水。绝望、愤怒、愚莽、疯狂，以及各种复杂的情绪，相互点燃起一团愤怒的火炬。不再用号召，不再需要首领，冥冥中只有困兽的本能驱使着他们。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又有几个人站出来，然后所有的人全都在那几个人的带领下，向俱乐部大楼涌去。这是一股疯狂的洪流，他们涌到俱乐部大楼门前，最前边的一个人抡起一块石头砸向大门的玻璃。哗啦，仿佛寂静的夜空被震碎了。这就是枪声，这就是命令，人们的情绪被激动了，怒火被点燃了。

那种压抑已久的怨恨一旦爆发出来，就是疯狂，就是爆炸。捣毁玻璃，砸烂门窗，见人就打。洪水猛兽般所向披靡，无所不吞。那种疯狂的愤恨朝凡是能宣泄的地方，无情地爆发出来。许多纠察队的值班人员还梦呓未绝就已被擒，偶有几处反抗的地方，在一阵乒乒乱响和惨叫声后很快平息下来。一部分对新社会仍怀仇恨的反动分子，趁机施行疯狂的反革命报复，有两个在大楼值班的人被残害致死，尸体被抛到了楼下。还有五个人被他们捆起来做了人质。不到五分钟，二百多人就占领了俱乐部大楼全部四个楼层。他们的暴动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成功了。但是，他们却没有在大楼里找到枪

支。其中头脑冷静的人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预感，有人满腹狐疑地说：“这是不是一个圈套？”

然而，他们还有退路吗？

凌晨三点五分，“207”沉静的夜空被高音喇叭的播音所震颤了。一个声音粗浑的男中音向“207”的原国民党旧职人员发出了暴动动员令。这呼唤声仿佛插在人们的心上一样让人感到震颤。从大楼上朝下望去，万家灯火，争相启明，似乎睁开了一只只怪眼，他们被唤醒了。暴动分子们满怀着希望，好像他们已经取得了胜利一样。

“国民党的弟兄们，共产党是早晚要对我们斩草除根的。今天他们要杀掉我们二百多人，明天他们就要杀掉我们两千多人。他们是不会用我们这些人给他们卖力的。你们赶快觉醒过来吧，大家一起暴动起来……”高音喇叭开始播音。

这个宣告反复播送，周而复始。半小时后，暴动分子们用渴望的目光注视下的那片宿舍区有了生气。跑步声、喘息声、小声招呼声，隐约中的人影晃动，使在楼上的人们产生了希望。假如不是这夜的黑暗，不是这死静的屏幕，他们也许会看到千万支人流正向他们聚拢，山呼海啸般的欢呼会响彻云天，成千上万的国民党旧职人员在他们的麾下冲开检查站的阻挡，奔向外边的大山密林。当第一个国民党旧职人员气喘吁吁地冲进大楼时，人们爆发出狂热的欢呼，狂喜的程度仿佛是两支大军的胜利会师。但是，欢呼声很快平息下来。因为继续而来的人寥寥无几，而大地上骚动着的却是他们的“敌人”。有他们的大楼电源被掐断，声嘶力竭的广播喇叭顿时哑而无声为证。

大楼上陷入混乱和惶恐，他们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性。石少军、侯振生、胡祖荣和张平、许运古立刻进行紧急磋商。前者是几个彪形大汉，他们原是国民党监狱的看守员，解放后，他们仍被安排在一个由犯人组成的“01”分厂管理新的犯人，因为和那些凶恶的犯



人打交道，他们都受过特殊的格斗训练。毋庸置疑，他们是主战派。张平则是个文职人员。也许是职业的缘故，他是主和派。主战派认为：凭借大楼居高临下的优势，和共产党决一死战，拼死也不能被抓去枪毙；主和派认为：共产党握有枪杆子，要攻下大楼易如反掌，不如仗着手里有五个人质，跟他们谈谈条件，让放他们出检查站。主战派认为：只要共产党敢开枪镇压他们，就证明那个“死亡名单”是千真万确，六千旧职人员就可能起来响应暴动。加上许运古煽动说，“207”外边大山里的国民党游击队已经得知这里举行暴动，只要坚持一天，他们就能打进来了，内外夹击，取胜有望。主和派认为：“207”建在深山里，检查站又有军队把守，是个易守难攻的险地，国民党游击队不可能攻打下来，一旦共产党派兵前来增援，他们必死无疑……最后，主战派和主和派双方协商制定了一套方案：先与共产党谈判讲和，只要放他们出“207”就不杀他们的人质；如果他们不答应，就筑好防守工事，固守到底，等待援兵。

这二百多人龟缩在大楼的第二层里，无声无息地等待着。没有比这种临战前的宁静再折磨人的意志了，就连侯振生、胡祖荣这样四肢发达、意志坚强的人都因静等死神的来临而坐立不安。

张平，他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你看不清他的形象，只能凭想象去描画他模糊的轮廓，去猜想他颓丧的神情，以及凭感觉去聆听他内心中听而不闻的叹息声。假如我们能够把这种人的思维，从他脑壳中像竹筒倒豆子般全部撒落于地，你会发现那里无奇不有：功名、利禄，牵肠挂肚的儿女情长，以及在此之前的种种经历，或者此后难以预料的各种劫难，都统统再现于那里。的确，人们在刚才那种情绪激昂的振奋下，焕发出了勇往直前的拼命精神。那是一种带有歇斯底里般的疯狂。而在静下来的时候，有时间和机会思前想后的时候，人的意志就不是那么坚强不屈了。

张平原是国民党军工厂的厂长秘书，他是在解放军进驻这里时最早响应共产党号召的人之一。然而他仍旧留恋过去花天酒地

的生活，在人们跟前耀武扬威的地位。他之所以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只是因为他长了颗拨郎鼓般的政治头脑而已。所以，这几年来他一直暗地里散布反动言论，伺机进行破坏活动。这一次他也是“死亡名单”里的一名，因此也不不得不起来参加暴动。他是一个极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拨郎鼓，在时局瞬息万变中，当他拧眉沉思的时候，他的眼睛实际上早已滴溜溜乱转了。他突然站出来，一副挺身而出的神色对侯振生他们说：“我提议，立刻再派人到外边给咱们的游击队送个信，催他们尽快前来增援咱们。”

他的提议立刻得到了支持。侯振生说：“你立刻趁天黑混出楼去，务必在天亮前逃出检查站，跟咱们的人取得联系，派人增援我们。即使是出不了检查站，也要在下面动员咱们的人起来参加暴动。”

“是！”张平勇气十足地答道，动身朝楼下走去。

在这大楼里，像他这样的绝对不是仅此一人。你只要看那些黑压压一片蜷曲萎缩成团的人影，就会知道命运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人的灵魂是怎样惊慌恐怖了。韩得进在张平走下大楼的时候，也和他一起走了出来。不过，他出来的目的和张平却不一样。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但是，人们宁肯那个可怕的大厮杀的时刻立即到来，也不愿在这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忍受折磨。东方发白了，那轮旭日却被大片的阴云不知粘黏在什么地方，天色浑浑噩噩一派肃杀的悲壮气氛。

## — —

黑沉沉的大地渐渐从黎明前的黑幕中脱颖而出它的原形。从大楼向下望去，成千上万的工人纷纷朝大楼涌来，黑海般浩荡在四面八方。暴动的人们感到害怕了，全部退到了二楼上，他们将楼梯口堆满了桌椅板凳作为防守的工事，严阵以待。



治安纠察队的人把大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包围大楼的人共分为四层：进入大楼的人为第一层。他们堵在三个楼梯口，处在短兵相接的最前线，他们是纠察队的骨干分子。这些人多是本厂和来自各地工厂中的工人，在旧社会受尽压迫，苦大仇深，他们一听说有反革命暴动，就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们手持木棍，杀气腾腾，随时都可以在一声令下之后奋勇向前，展开一场血肉横飞的肉搏战。他们与楼上的人相距甚近，彼此面孔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层包围圈在大楼外面。这是由各分厂临时组织起来的基干民兵。他们秩序井然，严阵以待，个个脸上闪烁着英勇无畏的气概。第三层包围圈人数众多，足有三千多人，是除了旧职人员外的几乎所有职工都来了。他们手中并没有带“兵器”，也没有完全处于临战状态，而是准备着欢庆胜利，因为他们相信，杀鸡焉用牛刀？

围绕在最外面的那一层，是一支最壮大的队伍，足有四千多人，他们是原国民党的旧职人员。与其说这些人是来助威的，倒不如说他们是来观察形势的。他们中有一些受到教育改造的人。这些人对这次反革命暴动行为表示谴责，对围剿暴动的行动高呼支持。但是，他们虽然人数最多，一旦时局有变，他们也消失得最快、最干净。当然，这一层里也不乏混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们，他们在暗中观察时局，蠢蠢欲动。他们煽风点火，传播谣言，只要外边的人们一旦被煽动起来，他们随时可以再抄起杀人的屠刀。一年前这里发生过一次暴乱，但很快被平息了。他们希望这一次不再“流产”，只是他们还得看看形势再说。

由于“207”党委书记张华南半年前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刺杀，到上海去治伤，这里的工作暂由厂长赵汉风主持。现在，“207”通往外边的电话线也被切断，赵汉风立刻召集厂领导和公安局的人紧急开会，研究对策。然而前来开会的副厂长中却不见有王少杰。赵汉风问道：“王少杰怎么还没来？”

李士波回答说：“王少杰和王进修已经被我逮捕了。”

“为什么？”赵汉风吃惊地问，同时对李士波历来独断专行的做法很是不满。

“这次反革命暴动可能与他俩有直接的关系。”李士波说。

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党委副书记田志问道：“有什么证据吗？”

李士波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昨天晚上有两个参加暴动的人偷偷地跑到他家去跟他秘密联系，有一个被我们抓到了。”

“跟他联系？这不可能吧？”副厂长陈正义质疑道，“王少杰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地下党员了，他怎么会跟反革命暴动有关系？”

李士波冷笑了一声说：“不相信是吗？我也不信。但是，要不要现在把那个跟他联系的人押来问一下？”

在座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公安局长赵严说：“现在情况紧急，不是讨论这个时候。我看，还是立刻组织人马，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

陈正义举起一只手，沉思般地说：“慢，我看，今天这事，咱们不能盲目行动。”

田志也同意地说：“是的。这二百多人据说是听信了一个谣传才起来暴动的。这恐怕是敌人在进行挑拨离间。我们可不能上他们的当。”

赵汉风轻轻拍了一下桌子，怒斥道：“无论如何这是反革命暴乱。如果我们不立即平息这场反革命暴动，一旦他们与外边山里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起来，局势可就严重了。”

田志说：“参加暴动的人，绝大部分是上当受骗的。再说，他们手里没有枪，我们还不能用武力镇压。”

“大楼里不是有部分枪支吗？”赵汉风问。

李士波答道：“上个星期民兵训练回来，我把它们收到武器库里去了。”

赵汉风松了口气，说：“好，把枪拿出来，迫使他们投降。”



陈正义是过去隐藏在这个军工厂的地下党领导，他对参加暴动的一些人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说：“这次暴动，肯定是国民党特务制造的一个阴谋。参加暴动的人有相当多是厂子里的技术骨干，他们多数是受骗上当的。我们还是以争取他们站到人民一边来为好。我们如果用武力镇压，很可能给厂里许多国民党旧职员造成误会。他们要是也暴动起来，那可就严重了。”

赵汉风哼了一声，说：“你是怕了，还是同情他们？”

陈正义只冷笑一声没有再说话。

田志果断地说：“情况紧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进行争论了。我认为，首先，我们暂时还不能动用武器。一边对暴动人员做动员工作，一边要稳住那些没有参加暴动的人，叫他们不要听信谣传。为防止意外，我们还必须尽快跟上级取得联系，必要的话叫他们派军队来。”

陈正义说：“我派两个人到省里跟上级取得联系。”

赵汉风瞥了他一眼：“还是我派人吧。”从他的目光里，显然透露出对陈正义这些解放前在敌人内部工作过的人的不信任。这也难怪，刚解放的这两年里，这个小小的“207”隐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不知制造了多少次破坏活动了。那么多旧职人员，谁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这不能不叫人提高警惕。

田志补充说：“还要通知检查站的部队，叫他们严阵以待，守好关口，以防山里国民党残部的袭击。我看，这件事由你们公安局派人去办吧。因为我怕半路上遭到土匪的埋伏。”

公安局长赵严说：“我立刻派人去省里联系。”

正说着，张平和韩得进被孙立祥押了进来。“报告，有两个暴动分子说是前来汇报情况。”

屋里的人将目光转向了张平。

赵汉风问道：“张平？这是怎么回事？”

张平用惶恐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屋里的人，说：“事情是这样的，



我……我昨天听他们说你们要枪毙我们这些人。我就想跟着他们跑到外边去。可是……”

赵汉风打断他的话,问:“你听谁说我们要枪毙你们?”

“许远古说的,是他把枪毙我们二百多人的名单拿给我们看的。”

“他还说什么?”

“他还说,外边国民党的山里部队正在向这里开来,要我们配合他们施行暴动。”

“你们领头的人是谁?”

“石少军、侯振生、胡祖荣,还有……还有几个我不认识。”张平像等待着判决一样,眨着惊恐的眼睛看着赵汉风。

“你呢,叫什么名字?”赵汉风问吓得瑟瑟发抖的韩得进。

“我和他一样,也是被他们逼的。现在,我、我觉悟过来了。我……”

田志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们从来没有制定什么枪毙名单。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里面制造混乱。现在,你去给你们那些人做做工作,叫他们放弃反抗。只要是在这次暴动中不是有意破坏,只要是没有血案,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

张平连连点头:“行行,你们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不是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是实事求是。”田志更正道。

天已经大亮了,大楼里被包围者和大楼外边的包围者,都还对峙着。赵汉风不想让陈正义这些过去老军工厂的人在这种节骨眼上跟暴动者打交道,因为他实在是怀疑这些人与暴动者是否有什么瓜葛。他和田志来到大楼前,工人纠察队的队长杨志雄,正拿着喊话筒向大楼里发起政治攻势:“参加暴动的反革命分子们,我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首恶必办,胁从不究;拒不投降,死路一条。你们听到了没有?你们听到了没有?!”

这声声宣告,像雷霆般地打击在暴动者的心里。不过,最能瓦